

记我们 赵乾花  
单纯的小美好

4 1 0 0 0 1

To

OUR PURE LITTLE BEAUTY



树上青梅不出墙，竹马坚决拽出来！

晋江人气作者PK星野櫻“天雷地火式”诙谐幽默  
继《鸢鸢相报》后再度拔“贱”出击

2011【花火】开春疗伤不聊伤，  
私房甜爱爆笑第一弹！

爱忽悠也爱闹嗔，爱江辰更爱玩扑倒  
我不是神马浮云，我是陈小希，我是江辰的小美好。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 赵乾乾

ZHAOQIANQIAN

赵是我爹以及祖宗十八代的姓，是个好姓！乾乾取自《易经》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想知道释义的，请自己去百度。以上卦象释义基本上和我的人生观没关系，晚上我不会警惕，只会睡大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文学课上打了瞌睡，突然惊醒时教授大人正在讲这卦，顺手抄了这两个字，以示缘分。相信缘分相信爱情，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以及食物。





魅丽出品 必属精品

记我们  
单纯的小美好

赵乾乾

ZHAOQIANGQIAN WORKS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记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 赵乾乾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438-7359-9

I. ①记…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1971号

**出 版 者:**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8000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胡如虹

**出版统筹:** 李晶晶

**特约编辑:** 叶可儿 陌 墨

**封面设计:** 许 静

**ISBN 978-7-5438-7359-9**

**定 价:** 19.8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 目 录



## 第一章

001

**我恨不得咳一大口浓痰吐他脸上，然后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有肺结核。**

- Chapter 1. 只是他的激情还没燃烧岁月，岁月就先给了他个下马威。
- Chapter 2. 我就是共患难的糟糠之妻，敢让我下堂我就敢分他一半财产。
- Chapter 3. 青梅竹马，从小看着对方的小光板长大的，真有缘分。

## 第二章

017

**那时我十六岁，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悲凉。**

- Chapter 1. 我翻了翻皇历，挑了个宜动土安葬的好日子，向江辰表白了。
- Chapter 2. 人能有多犯贱，我表现得淋漓尽致。
- Chapter 3. 敢情我的气质就是一买不起LV的气质……

## 第三章

033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能穿着衣服却表达出没穿的诱惑。**

- Chapter 1. 我一想到这，就恨不得放火烧眼前这群女人。
- Chapter 2. 胡染染，跟人有染的那个染。
- Chapter 3. 他那突如其来的娇羞让我浑身不自在。

#### 第四章

049

我真他妈的不是女主角的命。

Chapter 1. 江辰的车子，是酱油车。

Chapter 2. 真不愧是花丛中人，果然一语惊醒梦中人。

Chapter 3. 电视剧里男女主角的托儿都是用来惹对方吃醋的。

#### 第五章

063

他用他那超凡的气质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倩女幽魂里幽魂的那个部分。

Chapter 1. 我的自信在江辰那里已经魂飞魄散很久，连得道高僧都招不回来。

Chapter 2. 你还是回新西兰跟考拉一起睡在树上吧。

Chapter 3. 吴柏松在对面马路朝我挥手，像橱窗里的招财猫。

#### 第六章

077

我就不信就着我的鲜血他还能吃下饭。

Chapter 1. 我把对他的想念封在盒子里，贴上封条：敢打开你就痛死活该。

Chapter 2. 可惜就算时间是播放器，我手里也没有遥控器。

Chapter 3. 相信我，一切跟艺术和变态扯上关系的，都会红。

#### 第七章

091

她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知道却假装不知道。

Chapter 1. 女人有多傻，我就有多傻。

Chapter 2. 你太多骨头了，硌死我了。

Chapter 3. 清华大学的克星是芙蓉姐姐，整容行业的克星是凤姐，而我的克星是江辰。

#### 第八章

107

语气里完全是十七八岁的别扭，真是可爱。

Chapter 1.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Chapter 2. 为了符合言情定律，坐她旁边的就只能是江辰了。

Chapter 3. 也许我是他人生中除考试外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你们他妈的是医生不是马蜂!**

Chapter 1. 江辰还是很了解我的, 知道我有一颗八卦心。

Chapter 2. 你看江辰欺负我, 我欺负贪食蛇,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公平。

Chapter 3. 我们对彼此的需要就好像鱼和水, 水和鱼, 人民和人民币……

**我只能说他打破了常规思维, 英语叫Thinking out of the box.**

Chapter 1. 由此你可以知道, 我的生活态度是多么的逆来顺受。

Chapter 2. 那汤真的是, 那股鲜美的劲儿, 仿佛喝完后就有一群鸡扑腾出来与你共舞。

Chapter 3. 即使那么伤心, 我也不敢把钱往他身上砸。

**我想我最喜欢他的地方就是, 他会配合我每个不好笑的笑话。**

Chapter 1. 总之贤妻良母的路线不适合我。

Chapter 2. 我恨不得他就干脆飞扑过来把我按倒, 这样那样。

Chapter 3. 我猜想抢枕头是一种病, 得治。

**我很想用内衣带子把自己勒死。**

Chapter 1. 他用鼻子在我脸上乱蹭, 这让我想到小时候见过的猪拱白菜。

Chapter 2. 半夜谈心这事儿真的是, 很让人伤脑筋的。

Chapter 3. 年纪一大把了还玩突击检查, 不要脸。

**只希望路过的人别以为我在非礼提款机才是。**

Chapter 1. 我想他的面部神经末梢还真不是一般的敏感。

Chapter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Chapter 3. 临阵脱逃是我的业余爱好。

## 第十四章

209

光天化日之下偷看良家妇女的手机短信。

Chapter 1. 他这行为太令人不齿了，光天化日之下偷看良家妇女的手机短信。

Chapter 2. 这两种颜色谁敢说他用肉眼能看出差别，我就用圆规戳瞎他。

Chapter 3. 他说他只是模仿我的行为，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 第十五章

225

你忍我好吃懒做，我就忍你没房没车。

Chapter 1. 他思维太跳跃，我有点跟不上。

Chapter 2.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柱子是我失散多年的生母。

Chapter 3. 我也没有料到没有我的支持奥巴马还能当上美国总统。

## 第十六章

243

我喝醉了，不要对我有太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Chapter 1. 他骗起傻乎乎的我来怎么就这么毫不手软丧心病狂？

Chapter 2. 在很多故事里，厄运的来临总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征兆。

Chapter 3. 即使真有抱着纸箱求婚的，纸箱上也不会写着“一次性无菌注射器”……

Chapter 4.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混蛋，我做鬼也要缠着你一辈子，混蛋。

## 尾声

265

## 番外

267

他们的年少

(一) 我喜欢你是无论你变怎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你的坚定

(二) 我喜欢你是我永远不想放弃的希望

(三) 我喜欢你是不会在你面前露出窘态的羞涩

# 第一章



我恨不得咳一大口浓痰吐他脸上，然后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有肺结核。

Chapter 1. 只是他的激情还没燃烧岁月，岁月就先给了他个下马威。

老陈同志，即我爸，今年二月份正式退休，劳碌了一辈子的老陈在家坐了半个月后坐不住了，恰巧县里老人俱乐部招成员，他就去了。一去才发现他五十几的年纪在平均年龄为七十岁的老人俱乐部中属于青年骨干级别，于是老陈久违的热情被点燃了，成天蹬着辆自行车上俱乐部去组织老年人娱乐活动，那股热情，整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只是他的激情还没燃烧岁月，岁月就先给了他个下马威。老人家爬凳子挂活动横幅时一脚踩空摔了。

我接到我妈的电话时正在大马路上看广告牌，大热天里吓出一身冷汗。我小时候虽然老被老陈揍，我也曾想过等我长大了要回揍老陈报仇，但我真的很爱老陈。赶去医院的路上我边哭边絮絮叨叨地跟计程车司机讲我爸的好，把司机堂堂七尺彪悍男儿讲得激动不已，一路油门踩到了底。付款时他主动把零头抹了，他说大妹子啊你记一下我的车牌号码，0083，下次千万别拦我的车，我家里有个特啰嗦的老婆和老母，整得我一听人唠嗑就哆嗦，见谅哈，祝你爸早日康复。

……

我哭着赶到医院时，我妈正边削苹果边数落我爸：“就你这副老骨头还骨干级别呢，再摔一次我就把你直接推去烧，骨干晋级骨灰。”

我抓着门框泪眼汪汪：“妈，爸怎么样了？”

妈抬头望我一眼，“得，眼泪收回去，哭什么哭，我一把屎一把尿



地拉扯你长大，不是让你一遇着什么事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把眼泪收一收，去慰问那长期被欺压的老头：“爸，你还好吧？”

我爸眼巴巴地望着我妈手中的苹果：“不好，你妈都削三个苹果了，一个都不给我吃。”

我看从他们嘴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干脆就拎起热水瓶说：“我去打点热水。”

我拎着热水瓶就直奔咨询台，也不管我妈在身后叫唤着死孩子，水是满的。

可能是我面目太过狰狞，护士迅速找来了医生，医生面无表情地叙述一遍我爸的情况，说是捧着腰了，脊椎压着神经了，总之就是得做手术，让我准备三万块。

我追问了几句具体情况，医生瞄我一眼道，“跟你说你也不懂，你准备好钱就行了，其他的交给我们医生就是了。”

我又问：“那什么时候能动手术呢？”

他不耐烦地道：“排队，排到了就动。”

我恨不得咳一大口浓痰吐他脸上，然后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有肺结核。

但我不能，我只能从兜里掏出几百块，唯唯诺诺地塞给他，“那就劳烦您多照顾……”

他瞪我一眼，推开钱：“你干什么呢你！你们家属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样是不符合规定的！你要实在不放心，我抽空给你详细讲一讲就是了。”

我惭愧不已，觉得自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医生就是天生脾气不好而已。就在我深刻地检讨自己的人格时，那医生转身离开，离开前扬着下巴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琢磨了很久他是抽筋呢还是别有意味，最后学他扬一扬下巴，才算是明白了，墙上装着监视器呢……

我正要问护士刚才那医生的办公室在哪儿，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心跳跟下坡踩油门似的飞快，我差点都想去心内科挂个号了。





江辰，我的前男友。

我哆嗦着毕恭毕敬地接起电话：“喂？”

“喂”了半天，只听到一堆杂七杂八的声音，看来他是不小心按到手机，我正想挂电话，却听到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她说：“医生，我胸口疼。”

我这才想起，江辰是个医生，据说现在还小有名气。我挂了电话，纠结了很久，最终决定，与其在这里感受祖国医疗事业的黑暗，还不如转院到江辰所在的医院，至少冲着当年我帮他剥了数千个茶叶蛋，他多少得照顾点吧……

回去跟我妈把这事一说，她问：“江辰是当年跟你早恋那孩子？”  
呃……您的记忆点真微妙。

我妈又问：“转到他在的医院去，他会帮忙吗？我是说你们现在还有情分在吗？”

真是一针见血的问法，我结结巴巴：“帮忙是肯定会的，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这样好像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老太太嗤之以鼻：“少跟我拽文，剪不断就剃光！你现在就跟他联系，你爸明天就转院，我再也忍受不了这里的王八蛋医生了。”

我本指望着我妈能忒慈爱地跟我说孩子咱有骨气，前男朋友什么的咱不去招惹。我果然还是高估了我妈。

江辰接到我的电话时并没有表现出讶异，我想当医生的都这样，见惯大风大浪的，尸体和内脏都没吓着他，哪能让我这前女友给吓着。

我结结巴巴地把情况跟他讲了一遍，最后说：“我爸转到你们医院好不好？”

“好。”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害我都不好意思提给他剥过茶叶蛋的事。

他又说：“把东西都准备好，我马上找车来接你爸转院。”

末了他沉默了半晌，问我：“你还好吧？”

还好。

挂上电话后我捂着胸口靠在走廊的墙上大喘气，身旁一个年轻的小护士过来搀扶我：“你没事吧？”

我摇头，我对于总算在这个医院看到人性之光这事感到很欣慰。

她接着说：“你刚刚给谁打电话了？好像要转院是吧？你认识哪个医院的高层啊？介绍我去好不，我还有一个月就实习结束了，还没找到医院收我呢，你帮帮我好不，我成绩其实很好的，只是我不愿意陪医院领导睡觉……”

我实在被她缠得没办法，只好说：“其实我给打电话那人是中医院的清洁工，我答应陪他睡觉他才答应帮我问问看能不能转院的。”

……

三个小时后，江辰带着救护车呼啸到了我面前。三年不见，我却连抬头好好看他都不敢，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他外大褂口袋插的那支大概很贵的钢笔，想着不知道他学会写医生字了没。

念大学时，我一直很替江辰操心，生怕他那一手漂亮的小楷以后在医生界难以立足。为了让他练就一手即使开错药单也可以逃避责任的字，我曾逼着他临摹我的字，很遗憾的是最终他还是未能学得我真笔迹的真髓。

出院入院手续江辰全部一个人操办，我和我妈闲得慌，就一人一个苹果蹲在医院门口唠嗑。

妈说：“小伙子不愧是我看着长大的，真不错呀。”

我对于她将小伙子不错这事归功于是她看着长大的无耻行径，表示不齿。

她又说：“这么好的货色，你当年怎么就错过了？明明就快成了。”

我“咔”一声咬一口苹果：“爸一人在救护车里无聊呢，你去吃苹果给他看吧。”

我妈颠颠地往车上跑，边跑边嚷嚷：“老头子，你女儿让我来吃苹果给你看了。”

江辰拿着大大小小的单据出来时正巧看到这一幕，笑着睨我：“你可真够孝顺的。”





我仰头看他，他在我面前半俯着身子低头看我，低垂的发梢在晨光中泛着柔柔的光，他驾轻就熟地对着我笑，左颊挤出一个深深的酒窝，仿佛我们昨天才一起吃饭看电影。

我别开眼，这是个万恶的酒窝，当年我那颗小芳心就是醉倒在这酒窝里的。虽然现在回想只觉我就是被他脸上这屁大的坑给坑了。

自我有记忆以来，江辰的存在就跟巷口那根电线杆一样理所当然。他住我家对面楼，镇长的儿子，班长，长得好，弹钢琴，写毛笔字，成绩好，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

电视和小说称我们这种从小家住很近的男女同志为青梅竹马，并且普遍分两类：一是相亲相爱型，两人间亲如兄妹，一起掏马蜂窝一起被马蜂蜇，一起偷地瓜一起挨揍，等到蓦然回首，才发现友情早已慢慢升华为爱情；一是相看两相厌型，两人间针锋相对，远远见到都恨不得冲上去咬对方一口，一逮到机会就拔对方自行车气阀，长大后猛然发现，啊！原来这就是爱。

可惜我与江辰以上皆非，在很漫长的岁月里，我和他都只是对面楼的邻居。他每日“叮咚叮咚”弹他的钢琴，我津津有味地看我的樱桃小丸子，偶尔忘记作业内容我会去按他家的门铃，他总是很讪，不耐烦地说你自己为什么不记。可能是因为有求于人，所以我从不与他计较，当然也可能是我从小不爱与人计较，我这人淡定中带点超凡。

初二升初三的暑假，考完试我们班瞒着老师偷偷组织野炊，野炊中我和江辰被分配去洗番薯，班里四十个人，买了四十四个番薯，江辰把零头四给洗了，然后就在一旁打水漂玩儿。

我蹲在湖边强压着怒火洗番薯，就在我越洗越火大时，一块小石片“咚”地落在我跟前溅我一脸水花。我一抬头，江辰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手起石落地在水面上削出一个漂亮的四连跳，水面上连着泛起大小不一的涟漪，相撞着荡开。

按理说我应该骂他、泼他水、把他脑袋按水里，或者把他推进湖里淹死。

但我都没有，我只是活生生看傻了。

微风掀动着她略宽大的白色校服，阳光在他睫毛与发梢跳跃出金黄光圈，微扬的嘴角在左颊抿出一个得意的酒窝。

时间与空间凝固，只剩下我的怦怦心跳声。

Chapter 2. 我就是共患难的糟糠之妻，敢让我下堂我就敢分他一半财产。

暑假后便步入忙碌的初三，我这人向来以大事为重，儿女情长什么的，也就抛一边了。

让我坚定要喜欢江辰的人生目标是半年后的事了。模拟考前晚，我在我妈“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丢三落四的猪头女儿”的打骂声中匆匆赶往学友书店去买第二天模拟考涂卡要用的2B铅笔。

进了学友，我抓了一把2B铅笔，当时电脑改卷刚兴起，我觉得2B铅笔在不久的未来会涨价，我得囤货。而事实证明，铅笔虽然涨了一毛钱，但出了不少涂卡专用铅笔，当大家在用自动铅笔款的涂卡铅笔时，我依然可怜兮兮地用着刀削铅笔，先知都是寂寞的。

在我准备付钱时，江辰从门口进来了。大概是出于青春期诡异的偷窥心理，我下意识就从书架上抽了本书，挡着脸偷瞄。

江辰进门直奔柜台，老板娘笑眯眯地从柜台下抱起一叠书：“这是你要的绣像珍藏版四大名著，我特地到城里进的货。”

江辰笑着说：“谢谢老板娘，多少钱？”

“八百五十三，算你八百五好了。”老板娘接过他的钱。

江辰笑着点头：“谢谢老板娘。”

那时我们的学费一学期两百，江辰用四个学期的钱去买几本破书，有这么多闲钱还不如……其实我也不知道还不如干什么，我没拥有过这么多钱，所以我很不明白。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人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笑话——记者问深山里一个老妇：给你十万块会做什么？答：每天吃菜馍馍；又问，给你二十万呢？答：每天吃



肉馍馍；最后问：给你一百万呢？答：每天一手菜馍馍一手肉馍馍。我其实对老妇人的心境很感同身受。

“哥哥，哥哥。”也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个小孩儿拉着江辰的裤管叫。

江辰蹲下去，摸摸他的脑袋，眨着眼睛问：“小朋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小孩吸着小拇指，很认真地说：“男生。”

江辰嫌弃：“我不喜欢男生。”

他说着要起身，小孩忙拉他的衣服：“我是女生。”

江辰笑了：“原来是女生啊，好吧，你叫我干吗？”

小孩从背带裤的大兜兜里掏出一盒彩色笔和两张皱巴巴的一毛钱，举得高高的，示意他够不到柜台，“我买这个。”

江辰接过去，站起来递给老板：“老板，多少钱？”

“十块。”

江辰掏出十块钱，付了钱又蹲下来递给小孩，拍拍他的头说：“喏，你的彩色笔。”

小孩笑呵呵地接过，“谢谢哥哥。”

江辰说完“不客气”正准备直起身子，小孩又扯扯他的裤脚，他只得又蹲下去。小孩笨手笨脚地打开彩色笔盒，挑出一支粉红色的，说：“画画很漂亮。”

“我不会画画。”江辰笑着说，“你自己留着画吧。”

小孩摇头，指指他手里的书：“不是，我画。”

江辰一愣，荡开笑来，抽出一本《三国演义》，递到小孩面前。

小孩捧着书坐到地上，低头很认真地在上面画着什么，嘴里念念有词，最后拍拍小手说，“好了。”

我踮起脚探头偷看，那图案乍一看像兔子，仔细看又像狗，神韵中又透露出它是只老虎。

江辰接过去很认真地看了一下，认真地说：“你画的狗很漂亮，谢谢。”

小孩眨巴着圆滚滚的眼睛，说：“是猫。”

